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十八回 得道書小塘辭友 遇仙洞苗慶修真

話說小塘閃在一旁，只聽的房中言道：「大姐姐可曾捉住小塘了沒有？」那個說：「賢妹，你們都來瞧瞧，我用網兜子兜他來了。快著綁起他來，同那兩個吊在一處，好成婚姻。」小塘聞言，從窗戶眼往裡一看，只見那輛登雲車原來是個破網，兩三個丫鬟走向近前，把扇子變的小塘往上一抬，說：「姑娘，怎麼這等輕呢！」三個魚精上前一看，一齊嚷道：「不好了！被這村夫哄了。」小塘在外一聲斷喝說：「好一些大膽的妖怪，現有我濟某在此，還不前來受死。」

三個魚精聽見這話，一齊跳出門來，直奔小塘。小塘忙從腰中抽出寶劍，望著三個魚精亂劈，此時魚精手無兵器，難以迎敵，三合兩搪，架起妖風就要逃走。小塘那裡肯捨，用動遁法，遂後趕去，趕到天妃閣邊，三個妖精盡都跳入水內。

小塘看了看，水勢洶湧，無法可治，回去找著那處房子，但只見大門封鎖，並無居人，問及附近鄰人，說是鄭鄉宦的宅子，因有妖怪來往，不敢居住，故此封鎖。小塘說：「我有兩個朋友被妖怪藏在裡邊，借重列位轉求房主，把鑰匙借來開門瞧瞧。」就有好事的，把鑰匙取來開了大門，跟小塘進去，一直到了後花園中，見有兩間破房，門戶倒扣，房內有悲怨之聲。小塘推門進去，見徽、苗二人背綁著，吊在梁上，急叫眾人解將下來，二人腳踏實地，說：「兄長，幾乎不得見面了。不知仁兄怎麼得到此處？」小塘把前情說了一遍，二人才得明白。眾人怕妖怪來了，催促小塘出去。小塘說：「眾位不必害怕，我倒有心與你們除這一害，不知列位以為何如？」眾人說：「如此甚善，但不知如何能以除它？」小塘說：「妖怪今晚必來，列位可將我這兩個朋友送在店中，待我獨自在這等候，自然能以捉它，大家出去莫要喧嚷，將大門與我鎖上，明早來看，自見分曉。」眾人答應，把徽、苗二人領出，鎖上大門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小塘打發眾人散去，自己坐在上房之內掏出五鬼葫蘆，去了塞兒，叫出五鬼，問那妖怪的來歷，五鬼言道：「法師，此乃天妃閣下三個鯉魚，只因日久年深成精作怪。它三個腹內有三卷道書，法師若能得了此書，可以得悟大道，不老又長生。」小塘聽罷，滿心歡喜，將五鬼收入葫蘆，揣在懷中，安心要捉三個魚怪。又恐怕它們有些神通逃了去了，於是拘來了二十四個水獺，藏在花園之內，自己掩上房門，靜坐養神。

約摸天有三更時分，忽然聞一陣怪風，只聽的當院之中人語喧嘩。小塘從那窗櫺之內往外一看，但只見一個大嘴老婆，後進三個女子，還有男女多人，俱都是全身披掛，手拿兵器。小塘看罷，怕在房中難以動手，手提斬妖寶劍，大喝一聲，跳出門來。三個魚精一見，心中大怒，帥領著一些精靈，把小塘圍在中間。小塘與妖精戰了幾合，將妖精引在後花園內，把劍訣一招，一群水獺圍上前來，魚精一見魂飛魄散，嚇的它們架不起妖風，現了原形。一群水獸趕到跟前，就像那犬拿兔子的一般，幾個按著一個，拉倒在地。小塘滿心歡喜，手起劍落，把三個魚精殺死，用劍剖開魚腹，一個裡邊取出一卷道書，收在錦囊之內，寶劍入鞘，發放了水獺，看了看那些跟隨的精靈俱被水獺咬死在地。小塘翻身出了花園，又到那座房中，打坐養神。

不多一時，天色大明，徽、苗二人同眾街坊開門進來，一見小塘，說：「兄長，妖精怎麼樣了？」小塘說：「已經被我斬絕，現在後花園內。」眾人聽說，齊進花園，但見三尾大魚有二丈多長，還有一些魚蟹蝦蟹橫躺豎臥，腥氣難聞。一時哄動了，合鎮人民都來觀看。小塘怕人眾招非，叫鄭鄉宦家僕人把眾人趕散，弟兄三人商量著又要同行。小塘說：「如今咱不可同在一處，須要各奔前程。愚兄要到浙江走走，不知二位賢弟何往？」承光說：「弟聞四川古蹟最多，要去遊玩一番。」

一枝梅說：「老母的墳墓現在北京，小弟要回家探望探望。」小塘說：「徽賢弟要上四川，別無可慮，此處山高水險，地窄人稀，我有三道靈符與你。頭一道專避水火刀兵，二道能避妖魔鬼怪，三道能避虎豹狼蟲。有此三道靈符可以無慮。」言罷交與承光。又向苗慶言道：「賢弟進京倒也使的，但咱在京中鬧過嚴府，如今奉旨訪拿。我也與你兩道靈符。頭一道改頭換面，使人不能認識，可以到處行走。若有時思念朋友，將這第二道靈符一展，立時就到。」言罷，遞與苗慶。弟兄三人灑淚而別。

且說苗慶要上京去，從王家營過了黃河，在路上制了一副道家行頭，扮作玄門，餓了化齋，晚了投宿。日復一日，那日來到北京永定門外，先買了些錢紙，拜過墳墓，把那頭一道靈符藏在頭巾之上，回至家中，見大門上帖著大興縣的封條，知是官司未了，於是邁步往西進了永定門，來到順直門。

見城門牆上貼著一張告示，上寫著：

五城兵馬司為訪拿三名妖人事，年貌形象開列於後：

計開

第一名妖人濟小塘，又叫齊好善，年紀約有四十上下，白面長鬚，儒流秀士打扮。

第二名妖人徽承光，又叫文員外，年紀四十以下，胖大身材，白面微須，富翁打扮。

第三名妖人苗慶，又叫一枝梅，年紀三十以下，矮小身材，紫面微須，小帽短衣。

後邊批著：「如有拿住一名者，賞銀一百兩。知而不報者，一例同罪。」

苗慶看罷，心中暗笑，才然轉身要走，迎面來了一個老道，鬚髮皆白，彼此打了個稽首，苗慶問道：「老法師尊姓大號，現在何處修真？」道人說：「老朽姓於，名玄素，自幼在百花山出家，不知尊長貴姓？」苗慶說：「晚輩姓田，名叫五省，在清江浦出家。今日初到京城，幸遇仙長，聽說百花山景致最妙，意欲前去走走，沒有伙伴，敢煩仙長攜帶攜帶。」

道者說：「如此甚妙。就此同行何如？」二人言罷，從平則門過蘆溝橋，直望北來到了百花山上，向四外觀看了一回。於玄素把苗慶讓進草庵，二人坐下，有一個道童獻茶，茶罷隨後就是酒飯，二人對坐。酒飯已罷，老道問道：「老朽有個朋友，姓濟名小塘，原是棄儒歸道，聽說現今也在清江，道長可曾遇見此人沒有？」苗慶說：「那是敝友，時常總在一處。」

道人聞言哈哈大笑，說：「一枝梅你好沒道理，咱們既是同道，為何改頭換面，前來哄我？」苗慶聽見這話，驚魂千里，說：「老神仙，弟子怎敢相瞞，只因鬧過嚴府，如今當作妖人訪拿。小塘恐我進京招災，所以給我一道靈符，叫我改變形容，既被仙長看破，還求度脫度脫。」長老復又笑道：「上人休要害怕，老朽非神非仙，乃是山中野人。今既相遇，就算是有緣。我有一些戲法送你，不知你欲學否？」苗慶聽說，滿心歡喜，說：「仙師在上，弟子情願受教。」老道說：「小塘的戲法俱是真的，我這可是假的。學完假的，真的就易學了。」言罷從紙袋內取出一本書來，用手打開，出示各種咒訣，教了苗慶幾遍。天色已晚，老道叫徒弟與苗慶鋪炕，打發苗慶安歇，師徒二人出房自去。苗慶游了一天，身體困乏，躺下一覺睡到天明，翻身起來瞧了一瞧，身在山凹裡邊躺著，並無什麼茅庵草舍。怔了一會兒，低頭一看，見有一個柬帖放在面前，伸手拾起拆開一看，但只見上面寫著幾句言語：

清江別後三月零，終日常思朋友情。

道書三捲入吾手，各分南北奔前程。

愚兄變做於玄素，百花山上顯神通。

傳授戲法須謹記，從今苦練要修行。